

國史

廿四

内閣文庫			
五〇函	二六冊	三二九二三號	和
六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923
冊數	26 (24)
函號	150 2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何心

儒林傳第四十八 卷七十二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顏淵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此在乎前忽焉在乎後蓋聖人之

德之大也無可名之物而瞻者殆焉無能得其全惟

顏子具體而微然亦信而不能反云自非顏子則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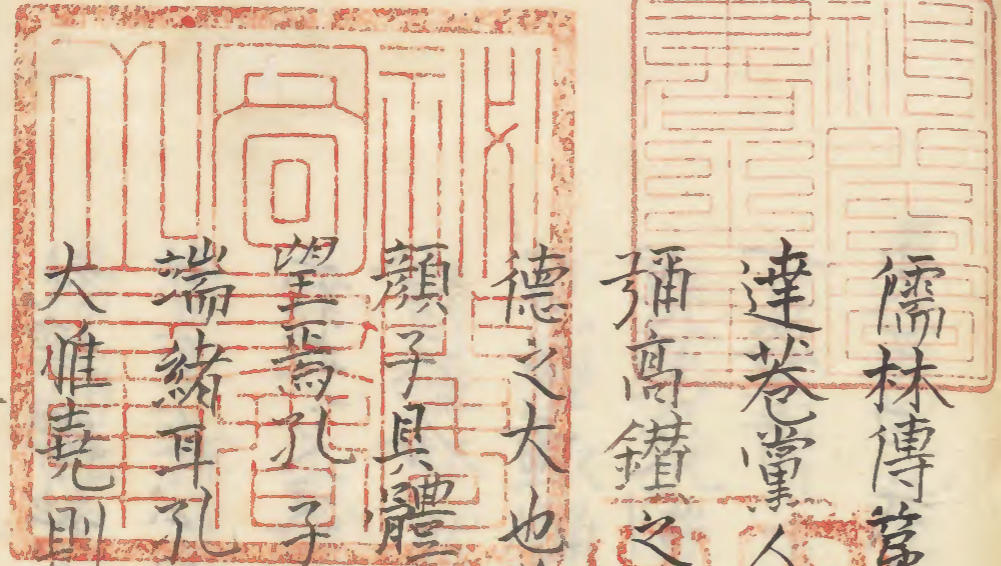
望焉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又曰貫乎多意者亦非多

端緒耳孔子又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出魏、乎唯天為

大惟堯則之蕩、乎民無能名狀則自古聖王其至

者難率爾可論非始乎孔子也易者叙鬼神詩者言

性情書者紀聖主賢臣謨訓春秋者示勸戒之義樂



者教中正礼者詳進退周旋遠近鉅義之列恐其惑
乃甫為教至矣盡其之謂六藝聖王不作世道陵遲
礼壞樂缺無有能傳闕其疑拾其遺以集成其說春
秋有左公穀三家論語有齊魯今論語蓋合諸暨彼
六抗之文訓詁派別文同義分家自七十子已後欲
合又分、而後合不可勝以說也輒近世無大師以
家名者無學無之較約畧以論語為本經爭端于毫
厘道之割也何世無有唯此為甚原其始亦皆有不
可廢者

史臣曰我次惺高先生以未作儒林傳

惺高先生藤原肅字欽夫播州細川村人也生重腫
子左眉下有黑點大可三寸聰慧過人其父參議侍
從為紙者中納言定家後也以肅為僧肅既居僧寺
見經輒誦号为神童小鹽城主赤松廣英聞其名常
請講經然肅益不信浮屠潛意四子以探其微念一
世之上無可予質疑者將西遊吳舟舟至薩風大作
留十餘日忽自指其心曰求之在斯何必它適弃舟
歸播杜戶三年得程朱所謂性理之說喟然而歎曰
不思學之至于斯矣瞿曇其欺我然不畜髮娶妻而
絕好浮屠者以此譏議于後也赤松氏容朝鮮姜沆

與南交日厚詔曰我去鄉土未此未聞有若君者也
見君問道我之幸也後又有朝鮮人見肅曰先生大
聰明精神滿腹肅曰聰明自可言大者何對曰是便
君着處不得不爾闕白秀次好為聯句使人名肅
補病不行詔人曰物類相比韓孟而後可也闕白非
吾偶秀次聞其語怨之欲以法中之肅乃適筑前
、庶秀秋者秀次第也置酒張樂逢天大暑潑水濺
坐堂中如雨下聞肅至歛容出迎引肅居上坐每見
之未曾妄語笑久之稍怠挺刀戳地酒器盡碎肅曰
國雖富君雖貴不可為如此事秀殊稱美肅知其不

可乎適道去過倫前三月去初神祖見肅于名古屋
悅之於是台肅、至講大學讀漢書真觀政要十七
史諸有益于治者是時秀次被誅肅歸京明年秀吉
薨石田三成益專權求見肅、不許慶長五年三成
作亂敗神祖至京誅三成下馬台肅、深衣入見僧
承允在側謂肅曰足下棄真歸俗何也曰二諦者浮
屠所割本無有此事庸詎知子之所謂真之不為真
俗之不為俗乎允等又視草書不能讀謂之狂草肅
曰博學者無不讀也允等心望之害肅數見薦使于
明謂肅曰善為之君亦莫不利肅笑曰苟有利乎是

子之所欲子自為之甫既愧與允等同列又會問諸
儒以放伐慨然嘆曰夷齊雖行居周之地而皓雖隱
戴漢之德迹無仕進之意有西陸潛者必為就題其
上紀庶兄弟小倉庶膳所庶故小濱庶尤重其義高
第弟子有林信勝玕波道圓堀正意平川四管原玄
同松永昌三宅寄齋皆為名儒名重于天下信勝
事神祖号為有經國之志自建學校使諸生受業于
肅會阪事起止肅自號北肉山人居妹背山語弟子
曰我所謂不以其山而山之以天下万世之山為山
者天下万世之山人也膳所庶氏鐵言德祖授官會

其卒

林信勝字子信紀州人也幼從父至京師八歲善誦
書古河人甲斐德本世補為名醫讀太平記使信勝
聞之曰子得幾事信勝不應覆書誦之不違一字德
本歎曰子固生而知之者也年十三遊東山造文成
詩不曾構思僧古澗以文章自負見以為不可及謂
曰子必學浮屠信勝曰小子不忍以無後得罪于名
教也遂受左氏春秋于藤甫甫曰昔者羅仲素幼讀
春秋于羅浮山之下也若其比也以羅山常呼之入
見神祖言其材可任用慶長十年神祖居二條台信

勝講孝經外史清原李賢僧三要在坐無不稱善清
賴業賢後論事不合劾信勝擅講新注天子下其奏神祖
議曰絀其學者以有其非也有其非而後可廢其學
若徒以律令加罪俊士何以得異能也大非朝廷教
育之宜信勝從是專治朱子新注然居恒謂弟子曰
欲治新注先明古義古者今之師也明年從如江都
賜邑宅是時天下新定綱紀未立信勝出見宰臣
入侍于上與共計議創立儀制作号令大臣忌後害
已數毀其短神祖憂之以滕甫例去其髮叙法印加
民部卿信勝不悅力辭請去不許外示不用遇之益

深日夜常居前計事有問誦書聞之四子六經三畧
高祖紀項羽韓信良平等傳終而後始既如長崎見
浙閩人書所以可言往又相通如鄉里莫不驚嘆歸
言耶蘓事通旨遂居駿府典草賜垂夷之書甲寅命
議鐘銘居軍中集錄古書使五山僧寫之藏諸御府
予駿于江都神祖厭代歸江都與侍從清原宣賢撰
定法令之謂元和令白建孔廟起橫舍于其塙地上
後臨視釋奠行礼足利有參議野篁所建孔廟數廢
數復白上新之德祖厭代如京師議謚号太宗乃
使信勝從宰臣參決刑獄遂聽枹州之訃正内外之

次序詔在其集中文多不載初薩人文之以性理之
學与藤甫同補甫死与信勝齊名失事無傳信勝博
文強記陰陽醫卜種樹之書里巷之諺一見不遺所
問莫不知應之如響退朝則列疾宗室使_之請之或
至莫夜居家誨子弟不知連日當于此時談六藝者
皆出其門文章貴簡易凡諸号為敏捷者信勝數日
之所成起其終年之業雖多事哉遭良辰美景必賦
以率弟子是以所著之書百有三十極浩繁明曆三
年江都火其宅將燒門人扶乘輿信勝執所讀書乘
輿至忍園聞所著書多亡釋卷_之曰我事已矣遂病

死年七十九信勝身信澄亦博學就徵与兄同創制
法度再從政之軍神祖_之代如京師議其諡号後与
僧崇傳典寺社之政令今祠曹職也寬永三年從朝
京師詔賜中秘書一部綿後二年叙法印加刑部卿
先兄死藤甫嘗曰兄弟俱為大儒近時感事也信勝
子春勝字之道敏捷有父之風弱冠遊學京師驅馬
鬪鷄与無賴子弟居父遺奴問其業春勝乃論往代
霸者得失為一卷明且從奴歸報父以是不深責已
教授忍園_之孔廟所在也是時中江維時_命山崎嘉
之學先使大學研明無一字疑惑而後及論語至精

詳謂林氏為廉信勝高第弟子人見友元謂春勝曰
子率弟子宜先精治四子春勝喟然而嘆曰惡是何
言子長也爾不知先君子之所以教可乎國家始定
文物剏復先君子之所論定十八九王者所以臨民
後儒所學習盡在其中必如嘉等分蠶絲割牛毛而
後為慙耶非我當務之急彼任其自為之我不忍為
之乃作立科十等有業經者有博于史者有善詩者
有屬文者有知本朝之事者各因其材教成之奉養
之資十等以獎之寬永十八年命撰譜牒奏者太田
資宗為總裁信勝春勝副之諸學士著作徵尾水諸

生丑山高野之僧書成春勝之力多矣資宗主諾耳
寬文初叙法印加治部卿授弘文院學士出入于中
如父時臨事草號令雖同時起揮筆無宛積至宰臣
為之磨墨延寶八年卒弟宇勝字彥復子春信信篤
並著名春信楷書世比之友元早死信篤字直民嗣
父叙法印加弘文院學士為人質直不能遷怒任情
不脩邊幅以故多親愛之者或以趨勢利毀之命作文
自解名曰拙命記其著文持論不及父祖藻飾過之
尤有法則憲宗立信淳屬淨泉謂儒者不可用上以
問信篤對曰淳屬之書曾不言治國四書立經皆是

為政之要不可同日而語也且上之臣欲得如孔子者乎欲得如釋迦者乎上曰善賜宅益也其言常有驗移聖廟神田改神田臺為昌平阪相生橋為昌平橋臨觀釋奠講孝經于行殿於是命學士不去髮拜信篤為大學頭令信篤草講義台列族宗室親為說經弟子以高第升于朝者除為親信中郎以備顧問學大興兵是時文宗為甲族上愛之信莫不從曾請以源為朝鏹為槍者朝議不決命訪信篤對曰是槍也自神祖傳以為寶出則常在自薄中上若欲去之則去耳非人臣所宜議也上悟乃止既甲族立為世子

子罷故甲臣源若美追嗣位專典韓使、曰自通使以來無不見林學士今有其子孫上聞乃遣信篤強然後可然益被疎以前故也德宗以故老親禮焉年八十九歲卒子信克字士信曰先君子承父祖之緒有順風之勢是似易矣然內不無貝錦之傷外或未苞苴之謫國子諸生立方而至奇俊傷于覬蓄庸愚自棄遠昏兼和漢而後可輔政事倫雅俗而後可蹈朝班今之為儒者亦難矣夫先君子綽、乎處其際非其材之德之大乎聞其言者不以為誣信克兄春宗十三見韓人成琬、贈以詩應酬不窮筆不停

思琬嘆以為王勃不能過也信充亦敏捷不墜家聲
代父為大巡子頭

信勝弟子人見文元奮小野姓一名節字子苞仕為
博士善楷書我建知其二子其徒充多世稱人見氏
之學

信篤弟子桂山義樹父宦國祠官也自理官讀牒至
典籍以詩著名秋山儀事肥後井上通源事備前咸
以文學自達

邦波方字道真姬路人也小字信吉廿歲知國字其
父異之令學醫既謝其師專心干經書事惺富先生

改姓名曰祐胤自号活所子如肥後不礼去歸京師

元和中上如京師台見諸宿儒胤雖少在其列

家富不願仕宦客于紀自若大夫有過則面責改而
後止若好殺嘗顧訖曰中國有好殺如寡人者子曰
中國刑人用屠者比之禽獸不齒鄉里古昔有嗜殺
之君曰桀曰紂為湯武所亡然其為暴之時尚猶不
親殺以是觀之君起桀紂紀侯大怒棄刀入久之曰
胤謝曰寡人願因子改過庶復數有司嘆曰紀無賢
士胤進對曰夫瞽者以其無見不曰世無堯稷之飾
聾者以其無聞不曰世無絲竹之音愚者以已無知
不曰世無聖賢君之於士瞽聾之不若何以能治庶

改容謝於是礼觚益篤嘗曰予子居如坐荆棘之中
号曰如荆觚子守之善著述臣于紀

堀正意字敬夫江州人也以素難教人号曰杏隱先
生博綜百家之言好文章後從藤南學齋中有陶徵
士之圖語人曰對此人自然忘世間之事其不好浮
靡如此久之自京師如藝會尾敬侯好文學使人厚
幣請執侯欲得正意藝侯許之以是终于尾德祖聞
其名召見賜之甚厚子二子正英居藝業醫道憐居尾
而正英子孫以儒著

石川重之參州泉莊人高祖信貞以軍監從長親伐
駿兵岩津祖父信正死于長湫之戰父信定娶本多
正信妹之子生二子曰友之助重之友之助冒天野
氏事紀侯長晟食万石重之四歲走六七里信定曰
此兒必名天下年十三如忍居石川信光家既武藝
超等倫雖眠聞人未必覺神祖徵為親信常居宿于
中駿府火杖賴房得免紀侯水侯仍請重之自從重
之雅素有長往之志因辭得止時有說心者居清見
寺重之至上就寢每往見說心更名凹字大山乙卯
從阪之軍會病熱甚其母以書戒凹汝已執兵從軍
非有大功無復見我凹泣強病起神祖悅對山名豐

國語以四家世有勞于國四益奮特至王造軒二人
首正信弟政重為加相語四曰子不見加庶軍功不
叙四不可曰我非貪功者我無報也軍散吏以為
犯軍法白上逐之正信子松平正綱欲為四請四不
可為僧居妙心寺林春勝奇其人要与見惺富先生
四雅賤儒強而後可先生為說聖人之道之原四於
是自悔蓄髮剃俗然終身無妻子人稱為似元魯山
初神祖謂板倉重昌曰四之勇諸族無不聞必有格
之者重昌出語紀侯長晟乃致之千石邑至則
年丑而石四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負親老不

擇祿而仕今四之求祿為親故也欣然就之久之其
母死求去不許求之有馬許之逐之匿叡山自号四
明山人作詩自娛又画善詩者三十六人懸于其壁
号六山人朝鮮詩學教授權氏見四詩曰是東方
李杜也重昌兄曰重宗為京兆尹重四為人每造之
起引之上坐將為疏薦之四驚曰一隱一出妄人已
夫妄人何益朝廷重宗益敬之重宗後為京兆者牧
野親成板倉重矩成就其家見之天子得其所書八
分字悅之遣人賜酒食寬文十二年四辛九十門人
相集舉觴四歡甚無幾卒弟子石克守從四居貧不

能葵其雅所親善天野長重為京職為經紀葵事知
政事重矩買石為碑其餘列侯博賜拒而不受
三宅立羊况天人之旨精開闢之說天子聞之見元
和中事也管原玄同受性理之說授京兆尹重宗為
盜所殺水返字昌三博學無不見年十八授東
賴大學加賀族以禮請之至賓待焉老教京師雖甚
暑寒不懈京兆尹請講經史又為說用兵之要以上
咸事惟富先生著名富世弟王父貞德善聯歌創俳
諧、始可觀教傳之後猥褻甚自王族好之風俗
大壞富弟子安東字約柳川人以德行字都富的

正保中書言講春秋

周防人以博學名及木下貞幹初受業于富
朱之瑜明浙江餘姚人也字魯璵少受業于朱永佑
張肩堂吳鍾鑿、書貢劄曰開國末第一識者期
以公輔然之瑜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有高蹈
之志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並徵不就即授江西提
刑按察司按察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荆
國公方國安軍不拜富省交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
無人臣之禮下州郡捕送治之之瑜乃棄妻子逃會
有左夢庚之變得窮追自舟山走日本自交趾復
還舟山永曆元年威虜族黃承劄授官不就五年諸

將不和清兵將至之瑜去舟山如安南阻風不能之
遂如日本之瑜与経畧直泚兵部左侍郎王翊謀欲
出日本兵欲言之勢未可也會翊戰死日本知明清
相爭盡出外人之瑜歸監國魯王于舟山仍授官不
受遇清人擒之瑜去將髡之瑜不可居白及之下
神也不受清人乃放巡按直泚御史李孝廉不受之
瑜知內地不可為欲借援外國遐僻小國如暹羅無
不之監國九年自交趾徵臣思明時安南王求明人
識字者或捕送王欲降之不可知其賢盡委國之
政以其竟不為用厚禮遣之居一年又求日本而清

人破舟山殺永佑鍾繼等之瑜於是以為明不可復
年其毀免裂裳去其髮事仇讎之清寧去鄉土全其
節義乃治二年之瑜至日本柳川人安東守約高之
瑜之義詣長崎請留之瑜長崎許之守約乃奉之
瑜以俸之半曰先生不受是以守約為不義乃復不
得為人也寬文五年水戶義侯台之瑜至則師事之
号曰舜水先生之瑜久之以為若得此人佐成之三
代之治也人言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國勝于外國此
不察深知遠之蔽也傾意道之為建孔廟習礼及至
宮室衣服飲食之具親授其方無有不成而常以不

能復明為恨每寄子孫書戒勿受庸官又深德守約
之嘗請長崎雷已養已至厚每得賜常贈遺焉守約
受輕不受重以為常之瑜為中國雖貴義未嘗聞也
遺之書曰往者定^足下敝衣糲食雖僕于艱危之中豈
以我為不賢哉以為道在是也豈有^道而忘人之
德者哉足下而忘之德之感也僕而忘之雞狗不食
其餘况於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自愛則又當愛
人足下自取高潔則僕處不肖兵非足下年初僕
敬僕意相背耶且所謂高潔者不受不義之物也足
下不受者非所謂高潔也守約從是不敢不受義公

見之瑜老名其孫毓仁^至長崎見之瑜所遺今
井弘濟曰臣父已喪有母与弟已母恐為臣亡也臣
歸告母以家公名臣之意真去就俱不失其意義公
乃使人厚資婦之偶餘姚兵起与母逃入山中後欲
如日本而之瑜已死之瑜年八十三病不飲藥曰異
延旦夕非知命者置酒台親友門人曰我累君子多
矣門人謚曰文恭先生
深見玄試字子新王父壽覺明渤海人也自言唐南
平郡王高崇文後也居薩生子大涌大涌年十六如
明求見其父自匈奴之墟東至東寧海之上尋搜十

餘年竟不見其父思母老無養歸与其母居長崎是
年寬永六年長崎中署為通事玄岱幼學明曼公戴
欲与共之明會禁踰境而止常披明地圖騁其懷焉
文宗時自薩文學徵補博士玄岱善詩文精草書有
二子但賢字松年仕至秘書丞倫庸字龜齡善書好
酒軼宕不累于世

小瀨道喜上野人也初事堀尾氏于雲川堀尾氏嗣
絕道喜校易江都号曰申庵子會水道新成水道者
通渠地中而為井也明曆三年正月朔道喜詣其所
善者曰望氣有祝融之禍起于西北散于四方合生

之類殆無存者且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夫天生水以潤地：生火以報天也今地
以人力通水而增地之陰天將假人力作火而增天
之陽乱陰陽之紀乖生成之理其祥幾成不出于此
月舉家婦鄉閭者無以不為狂未二旬火果起人馬
死十餘万道喜又聞知織豊間事今所在信長記大
閤記道喜所著也

貝原篤信字子誠筑前人自其父業儒為人不苟太
甚醉：以著述自娛煙好古善承志贊成其業然亦
優遊不迫好遊名山川如京友米川一貞如江都友
人見節嘗曰朱子之功不下孟子後人不達其立言

之旨雖如陸子靜王陽明不免誣枉而尊信之至謂
之聖人復出者亦不知朱子者也又著大疑錄曰大
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無疑不能進凡古今純雜彼
此之學莫不通尤善攝養推繹家人細小之務至洗
衣掃室盡筆之書行于世至其論大義無桶之者
中江原字維命江西桐原人也敦篤自勉喜明王陽
明之義常持知行合一之說世言王氏學者咸宗諸
初有仕宦志事大洲侯使人迎其母亦頗通經術
遺原書曰就養者近世之事也婦人固無越境之義
維時抱書走言侯曰臣有母過者以臣叩祿位無得
侍養母亦依經婦人無越境之義我不肯就臣請願放
還臣以雪孝治之善侯曰忠孝不兩全公私不兼濟

子教寡人未半何遽棄去寡人不聽子原以為侯必
不許已作啓使門生進之侯立命婦相原侯已不得
留原恨其失禮賢者遺吏其舍收書籍晝夜追年之
原躬自耕食母死居喪三年學者或行三年之
喪自原始原以節義化鄉人曾自號藤樹一言不
能特立也而其嚴正不可犯育于學習之中有野人
供驛受直餘二追數里還之其人曰汝一何廉
也野人曰非敢然二錢之微而私之不容鄉里問之
藤樹里中人也藤樹嘗夜行逢盜藤行跪曰自劍衣
唯君所欲盜以為怯不急持藤樹以為解劍衣身死

之於義何取孫叔敖之幼尚不敢貽害于人豈可以
婦人之仁遺行夜之患耶厲声叱曰汝輩不着力耕
作而劫人道路死不足贖其罪汝不聞桐原有江維
命耶我必殺汝奮刃而起群盜相顧大驚伏地泣曰
吾徒犯君子之駕安逃其死唯君子幸宥之藤樹乃
喻以道義遣之其人感激三節行于鄉里之間弟子
熊澤良介薦之園山侯使以聘名之不就死著學
庸註解約問答儒生雜記子文內亦以德行著後享
保中為王氏學者三輪希賢過桐原問其墓所于野
人年共歸家沐浴易衣而後詣其墓布賢嘆曰其遺

德遠與藤樹弟子小川茂助醇乎純與林中助參程
朱之義教人兼學神道

熊澤良介字伯繼其父平三即尾瀨邊人也平三
即事參沒御方原之戰後神祖錄死事者令求平三
嗣子平三嗣子喜三即遠出不在家祿竟不及西遊
至京師生良介幼好學聰敏年十六仕園山侯食七
百石於是學益進園山老生誥草若之者然不自足
焉會中江原葉官歸家辭園山往請居門下原固辭
不見使人謝去良介曰弟子固不足教也然彙列大
夫之任走千里之道縱先生竟不教弟子幸得一四王

見顏色於願固足矣因見之悉言所以未之意原乃
留肄業居十年峯山侯言良介于國山侯曰從師十
年大有成也國山侯召還與語大悅旬月之間委以
國政食三千石立立學校養諸生割井田經原野國大
治自列卿皆率聽其令下至庶吏之賤者知畏公宗
儒浮屠亦往。畜髮歸俗中國稱爲聖人之治然從
是後謫亦興江都浮屠以失其屬上書誹之不報良
介從君之江都諸貴人雅聞其名爭詣門求見聲名
藉甚于公卿之間太宗將召見會其厭代良介銳意
于善其失在專任事京兆尹重宗賢其材而恐其中

廢面戒勿徃江都弟子聞其語曰京兆商賈之政耳
惡知諸侯之事良介然之後如江都相以下疾其久
執國之柄數暴揚其短又有所受逐良介明曆三年
良介歸京師往來播和之間三十年上書論政之得
失宰臣疾之坐妄誹謫執徙諸古河從是有欲受業
者拒不見元祿初年七十三死良介無子初國山侯
以其子政言使父之其尊貴至此

自惺窩先生以前土佐有梅軒先生南村氏不
知何郡人或曰木事大内氏末容弘國讀孝經四書
講孫吳淵嘿躬行不戚于富貴咬得菜根晏如城

主伊豫守吉良宣經從之學通書義先生語其從弟
宣義曰進學有漸毋欲速成不已有得言不已
三年必有所得教弟子以存心謹言篤行弗繇貪
富弗繇利害是學問之効也天文二十年宣經死子
宣直立先生去不知所適宣直怒宣義數諫將殺之
不食死無何吉良氏凶宣義子求馬死之父子之義
聞于四州紫芝山清處士曰昔有南淵先生出焉解
釋聖經為儒學中興千載之後南村先生出焉論談
道學為南方經業之始可謂獨步天下矣寬永正保
之間傳梅軒之學者為南學傳惺窩之學者為京學

傳藤樹之學者為西學梅軒授僧如淵授僧忍
性授士佐族學大興族從子實親尤拔其萃有
烈士之風為士佐族所殺以爭立嗣也忍性友天室
校谷時中素有無書不讀無讀不諳晚好程朱
之學精研四書授小倉政義克野中良繼止山崎敬
義嘉素有子宜貞松号為一齋仕土佐山内族後事
小田原稻葉族曾上書言事云元祿中以處士終
小倉克号為三省自父政康時仕土佐為卿為人資
質純精居易行恒無僥倖事其政嚴而愛利罰不避
親賞不辭讎劓墨劓刑之刑曰我以救死也昔漢文

帝名除肉刑實入大辟為吏者不可不知也識者比
諸子產民畏而愛之墾鏡野為田墾莊山瀉之上下
賴其利戒諸生勿為雕蟲之小藝集士類習小學四
書近思錄五經研易通書啓蒙廣閱三傳三史通鑑
綱目大學衍義十七史程朱張邵之書至請業自講
而受繩墨承應中遭父喪哀瘠而死
野中止号为兼山其父土佐族忠義之甥也止食万
石為土佐上卿是時生齒五十万口務勸耕田墾草
萊得十餘万頃因古者寓兵于農之政伏士畝畝十
餘人桑麻薪蒸藥草蜜蜂榨茶魚鹽轉運交易國以

是富遂蠲賦忱賦塵之法呂岬長八十里舟人畏之
如就死止鑿石成港無覆溺之患土佐前喪地于宇
和止之江都上書復其地列族素聞其名知止至江
都多如土佐邸見之族乃以復故地予之騎百止聚
書生講書剖折煩理聽者乃悟使人長崎書新至者
買之不可不讀者刊之事母以孝聞母死依古礼葬
之為三年之喪初山崎嘉為僧与克止同事素有
、死事克止土佐族以其浮屠而非浮屠逐出之境
止惜其才資遣京師買宅饋米使所知好學者就學
既聞其為諸生後湛酒色絕之嘉數致書謝之不可

於是土州人以為嘉明文義暗體驗長言說短文章
忘恩背義名教罪人也止為人英邁非礼不動容止
儼然才饒不寬克諫曰公之用明近于過察夫明猶
克和未之富訟察猶德宗逆詐為奸佞所罔慎事于
始毋貽悔于後克死猶生驕奢參佐魚緣作姦与諸
大夫有隙寬文三年正月雀入著室鬪死筮之不吉
謝病乞骸骨出居別墅索諫漢疏焚之讀楚辭自樂
其冬俄病死葬不得如礼放其三子大率南学之徒
遭親喪二月除服在家不食肉飲酒不預宴會二十
五月復故三省兼山之所化也

小檀子江都人學克之門人長浹虎心有自得一生
唯講小學四書曰古人猶多四書我道斯足矣何暇
讀它書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朋友直言而不顧素貧
不顯有隱士之操知政事闕宿疾學於此翁敬聖教
建祠宇為文會後容于會津、、疾正之問外議為
何對曰於公無所聞唯聞杏齋疾笑曰世方貴豪華
視儉為嗇子翁正色曰公無自省之意出非它之言
臣復何言於是正之瞿然改容請承教翁曰修身以
居敬為政以易簡平易得民上下交通烹鮮種樹之
喻寔有其理疾深嘉其言

米川一貞洛人也字幹叔號為操軒始學備三宅道
乙聽嘉之講經粗知大體与虎松等詰難通小学四
書近思書易其教人不拒不强公卿台之乃往以其
不能出也其餘宗室列侯斷不受其聘本曾与伊藤
維楨為友謂之曰孔子後文公一人也其高如秦華
其洪如雷震自非離婁師曠孰不知其高其洪子方
寸積不能与子為友後病死

大高季明世為土佐頭旗季明遊于洛師谷松學成
事京兆尹稻葉正通不久去適岩城仕為大夫兼世
子傳世子廢傷不職而去事豫松山侯自行人為謁
者剖家規曰受祿用之不過十之二三其餘宜在外
後遂貧致為臣而去著芝山會稿記南學之始末元
祿末死曾稱曰紫芝山清處士非為對偶之辭欲變
文人之風曰世聞我學韓愈曾輩指以為狂然百年
之後必有知我言者

山崎嘉先播人也其祖父事木下利房父時居京師
其母夢見有異人与已梅之花生嘉長其大母猶
在焉語嘉曰諺曰身直一錢目直百錢然有目不知

字与無目同其直不通一錢嘉因自強讀書以為惺
富之說理廉而不當別為訓詁通其義我為人剛毅不
屈慨然箕踏朱子之迹自削名字所居之号字敬義
号暗齋万治元年笠間族正利倫礼台之嘉乃如江
都會津族正之雅聞其名師事之受其学嘉乃高族
之義比卒送喪如會津始嘉聞族說神道而悅學諸
吉川惟足既成傳諸板垣民部高田未白世有岳加
氏之神道自此二人岳加嘉謚也嘉殊惡釋氏曾登
愛宕之上四望歎息語弟子曰我竟隳地藏剽天狗
然高第弟子如綱齋慚其貴神道多倍之者嘉亦性

不能有容以善終者盖鮮矣晚作和鑑擬春秋未就

死弟子知名者中村欽佐藤直方淺見安正

的齋名欽字敬甫以德行補時諺曰的齋難為尼源

佐難為弟剛齋名直方通江都未及下馬聞言嘉講易即及西去嘗雇人治屋偶親友寄書求

救急剛齋乃謝雇者不治屋雇者曰屋既已毀之不

可不治且君子不欺人豈憂不与直哉剛齋曰我不

可悅子之義而虧我之義因謝止其捐介如此既橋

度招致為客不敢名的齋晚惡見人雖執質守門終

不之見諸族厚聘招之不敢屈所謂不充詘于富貴者

耶年七十九死于西九条綱齋名安正講經京師弟

子有倦色屬辭責之不少假借稱為今張橫渠也著
大學明德說請獻遺言

三宅緝明字用晦京師人也為水府史館編修師網
齋以為仕不為道青絕之筑後守新井君美薦其善詩
為博士應對韓使

伊藤維楨京師堀河人也字源佐家世廢著自養維
楨生而沈默有異于人年十一就師讀大學至治國
平天下歎曰今之人蓋無知之長潛心于伊洛之學
作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等書是時搢紳處士競
崇風流修詞賦文章維楨益貧不能支親友觀之語

曰以子之材治人之病何患貧哉子必學醫維楨不
可盡舉其產子之弟杜戶讀書久之自不得其心將
旁求之浮屠受白骨觀修之為山川城關悉有空相
稍曰非是而深有疑于朱子之說又稍曰非是彼所
謂明鏡止水冲漠無朕休用理氣者皆釋老之餘習
而所表章大學非孔子之書恍然自得略就條貫作
論孟古義中庸發揮語孟字義大學定本而蘊奧大
見會諸生拜夫子像講經規過子其前之謂同志會
以國字換古文後之其始及以漢字換國字之謂譯
文會或設論或策問以試其藝而其為文平穩欲易

曉是以人傳誦為法則元祿中詔求其文賜宅一
區朝鮮府史安慎徵為日本未有若此文肥後侯使
人厚聘召之以母病不就迨其喪守制甚年遭父長
勝死乃斬衰三年於是天下咸稱其行往來過京師
者莫不相因願識其面其接之也雖衆人反覆告導
務之道聞有必也有所獲有請之者乃至不遠去但
水口度再招致焉寬厚和緩不為驚人之行而又竟
不可奪也不避世不求仕儉素自牧稱范仲淹程明
道許魯齋為不可及文取八大家及唐順之歸有光
王慎中詩獨宗杜甫謂陸宣公奏議真西山大學衍
義有益治道無益治道之謂邪說之謂暴行論孟為
本經詩書易春秋為正經三禮三傳為雜經謂之群
經此其學之大較也生福仁齋死福古學先生長子
長胤字元藏所狀也維禎死家大貧長胤啖苦攻淡
育四弟如子既人知其為有德之人歸之者益多性
謹厚而已無它嗜好雖寒暑雨有所得輒記之以
故成書至數十百卷口絕不言人之過身絕無可擇
之行不事表襮不設防矜滯瀟涵浸莫能之測閤室
之中如觀賓客諸弟或夜歸長胤匡坐讀書衣帶儼
然親起開戶以寒暑不問所之俟其入寢而後寢

和

光明帝嘗作後
水尾帝

諸弟以是自戒不出維楨之字号为古義至長胤大
倫死謚紹述先生四弟長英字重藏為德山文學長
衡字正藏仕高槻長準字平藏仕久雷米不遇而去
長堅字才藏仕紀族長胤以德補長堅以才補餘三
子莫能及之長胤子善詔字忠藏今見居堀川教授
享保中賜地建學校者江都有菅野先生大阪有中
井先生咸用朱子之義而中井先生兼有文名死不
傳子而傳師之子三宅正誦
木下真幹京師人也字直夫居錦里其幼時及見僧
末海者及見甲越相攻也末海見真幹幼有異
干人欲為弟子真幹不可而止是時光明帝好文章

最宗嘗作歌
宗

見真幹年十三所作大平賦大悅曰朕將親試左右
賀曰是聖世之盛事也於是公卿大夫爭締交真幹
會光明帝崩聞最宗將去之去如江都上乃將有所
用內臣害其能言罷之真幹既不得志居東山二十
餘年謝絕賓客讀書加賀屋聞致之上士之祿於是
補為加賀客末宗立散修國史治講周易引侍經筵

文章當宗宗

時真幹已老以見徵之近未敢乞骸骨又以去墳墓
為恨成病死真幹內行修妻死不復娶父母死行三
年之喪祭祀之容肅觀者為之感動恒語弟子以
唐明詩於詩賤宋貴明者真幹之為也韓人至對州

必求其文而去弟子新井君美直清祇園正卿梁
田邦彥柳原玄輔雨森伯陽成名當世正卿紀人一
夜作百首詩者也邦彥仕赤石有文集

新井君美久雷利侯舍人子也字在中三歲好書天下
第一之字侯愛之居左右比十歲代侯書無知其非
者久之侯卒去事大老古河侯見韓使于客館習知
韓事會古河侯卒嗣侯移封福島省吏卒君美乃在
其中歎曰大丈夫不大貴則當大富然亦絕不問生
產之事貧不自給里中富人女甚愛之奇君美之
才欲嫁之君美笑曰檀溪有龍蛇腹與人相遊挺

傷其背遂病創死蓋其創之大不似挺之所傷夫士
尚立志豈求小利而受大創乎初本貞幹之東君美
從受之業蓋詩自管相公好元白蘓黃八九百年之
間無辨其非者貞幹以為唐有正始學之者明七子
也乃欲牽中晚之習而後正始之音其論立而業未
就君美乃上自開天下至嘉萬得之諷詠之間兼出
燒美其盛從是人始知所嚮元祿初起就甲侯之辟
迨甲侯入承大位賜食邑奉朔望朝請世何使如京
師古之旌旗甲冑等之具藏在名山者畫圖而記其
說歸報適上之旨命草韓使禮儀為坑後守君美以

為韓敵國也朝廷待之傲非禮也且延見之日賜宴
奏猿舞將出拜辭於禮諸侯相聘出入四見今之禮
具之一日之中非懷柔之道也臣願賜宴拜辭別擇
其日出入三見猿舞國音也非它邦人之所得而聞
也譬猶藏文仲之祠海鳥徒足駭其耳而已臣願奏
雅樂而代猿舞後書稱曰日本國君若君上之稱下同
庶人非所以示異邦也昔者周武王有弟曰旦稱曰
周公制周之禮樂且今之王猶古之公也上之於天
下非周公之比也臣願後書之号稱曰日本國王朝
鮮大臣贈知政事及京兆尹書夫人臣無外交之義

臣願彼是無相遺書其餘追見之儀饗食燕之服多所
改更上書從其議至錫燕韓使語君美有禮如有有
樂如是不可一變至於道乎於是文宗大悅大增封
其邑欲用以起朝廷之儀會上厭代章宗厭代益不
偶初德宗為紀侯時多所訪問迨入承大位絕不問
及君美雅意存飾太平而治民制政非其所長於是
諸所草創一切盡改而後國家之舊制至德宗六十
年卒今世多傳其書

軍直清倫中谷中人也字師礼生有異質而聰敏或
薦諸加賀侯乃使其講大學歎息曰是天下之器

也不可試諸細事而屈其才也資遣京師使受學于
本真翰補為神童人之學成歸加賀以為山崎嘉述
仙歸儒黜諸家宗朱子嚴師道誘後進者有補于聖
人之道然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伊藤維禎混亂
六經非程朱我徒之倒戈者異端也又有矜博識銜
文章者俗儒也宋以前不妄著書其存者或明理義
或記事實不有無益于後進者也自新建氏以降此
道大變人、三言家、著書無能得其綱維者本邦
學者駕馭雜之說流廣博之聲不知取擇焉豪傑如
羅山尚猶以此名家可不惜哉有若王者作畫收其

書燒之而後抑虛文剝浮華距邪說正人心則天下
復歸於正矣正德初耕井君美貴幸用事言直清醇
儒也可為博士應對韓使上乃台為學士講經高倉
館德宗立為東宮直學士置直學士自直清始既而
上命問官制教化何先何後直清對曰朱子曰周禮
者周公所建太平之基譬猶碁也枰布定而碁子可
下由是觀之官制宜先問事宗廟之禮對曰古禮未
可遽復上願行時祭于楓山忌日之奠于上野增上
寺上親三獻受福酒雖非古禮宜躬奠饌三日五節
遣使詣廟親授香使者吉凶必告菜瓜必薦命問神

祖以壬寅年生今茲享保七年大歲在壬寅當設慶賀否對曰雖禮文所無上臨天下適逢此辰行礼是命問養子事宜其對再三文多不載凡所言雖不盡從每有大沿革必咨詢而後行雖非問所及今極言無忌避直清乃言上無聲色之好善儉素惡奢後十年之後士民必足天下必饒願保撰玉體享方歲之壽前朝時臣職卑遠不得陳愚忠對臣君美言節酒色君美曰上亦已知臣因竟止臣今不言聲色唯願少節飲食為宗社之計又言歲發衛士戍京阪駁府倍祿賞金其費無貲臣願徙群臣無職事者實之能

者官之不能者却之罷雍者以其子又言江都中多盜放火常聞捕得不能十之一是過寬所致也古輩扭刑朝施莫盜黥笞不足以懲終亦歸死臣願不論已盜未盜踰牆穿垣即殺是殺以止殺之道也詔曰海易避而難犯是之謂平直清疏議後出內中事秘稿存者不能十之一二其關大節者因事附見直清著論孟中庸易廣義其家遭火其書咸盡時病不能復為老孺篤乞骸骨不許使養病于家著大極圖說直清以表美薦起然入朝見其所為甚憂言表美而得政天下多事其弟子中村明遠謹慎篤行自醫師為直學士師死十餘年踏其官士林榮焉蓋自國初醫師無換職者云姬路侯教授河川仲實能文章

亦直清弟子也

荻生雙松字茂卿自言其先參荻生人物部守屋後也父篤為館林庶侍醫以罪奪秩請居都下不許去客上總茂卿從父居上總十餘年無與共為交若心勤學喜朱子之義非世之為學者如仁齋先生之流久之赦歸江都得明李于麟王元美之文而知世之所服習遠于古甚矣乃取秦漢以前書讀之知世之所師承經術多訛謬以為道者非天地自然有之堯舜禹湯文武造之以治天下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孔子述之者非聖人也謂孔子為聖人者始于孟子

孟子雖世尊之不若荀子朱子者因孟子解經者也仁齋因朱子解孟子者也其學大抵如此執之甚固辨之甚疾務欲掩千古之見而於學不遑給有妄作說者然破膠固之陋大有益于世矣於是好之者尊如天神不好之者疾惡甚于敵讎天下為之豈然其弟子治經者絕少但有飯田太宰純以文章著者安藤煥圖服部元喬平野玄中競相標榜先是館林庶以上親弟入承大位是謂憲宗：：方好文學之士求英異于四方侍中川越侯吉保欲得茂卿為其父有罪難焉侍間從容言之上曰我亦聞之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何^害使吉保台之世子遊吉保第召講書賜
金帛上亦命授業左右郎中恩待比學士雖名儒以
吉保故也川越民有貧而不能自給棄妻負母而行
者母病恐追者至棄母而亡吏捕得按律無棄母之
文集儒者議茂卿曰重母于妻不為不孝也重身于
母不為不愚也彼愚民固不知生死事親之道畏刑
苟免其情可憐且使聖朝刑棄母之文甚不可上事
大夫人方盛銳意欲殺之使吉保詰茂卿曰曰饑
饉相仍何時無有使民流亡吏之不職也必欲究其
罪有所歸上乃大悟與米使養母上喪以茂卿故

還父篤以身觀為博士食其祿德宗立命茂卿自讀
六諭賜衣官中詣以政之得失乃錄可施行當世者
上之名曰政談茂卿習熟事故與通百氏文武全才
也享保十二年召見前殿其明年死無子姪道濟
太宰純飯田人也字德夫年十五仕出石非其好也
居七年自免歸其妻錮之諸族茂卿門人煥圖以為
從先生遊者大率以村藝自自遊放不羈無事可適
道先生亦以教育人材為言任其所欲為以矯宋儒
道學之非也^獨得方正如德夫居門下可救其失遺
書于紙至見茂卿大悅盡棄其學而從之有疑不

宿之再三質訪必明之果以明經著名久之禁錮解
為祠曹生實疾記室五年謝病去無復仕進意召田
疾神戶疾聞其不能自贖餽之粟神戶疾禮之稍衰
純竟辭不受純亦精音律日光王聞其善吹笛使人
請之純拒而不往德宗命處士小野田國光進其所
造琴曲國光大率取正于純請共論定上乃使祠曹
笠間疾命純愧以雜執進固辭而止上嘗讀純經
濟錄疑多訛謬令給事中加納久通以其私求純所
自書者純對使者曰布衣之士進言于朝當依執政
也內臣于政自古患之疾之需不可從也詔治田疾

曰憲宗朝谷口一齋因稻葉疾上遷都之議臣幸生
當不諱之朝欲有所言而上補朝廷下濟蒼生君疾
列宰執之位知臣之愚忠能為臣言臣不避越次之
誅疾曰諾純因上封事併進所校定古文孝經不報
晚年所著尤多皆論經義然世寡傳之者

服部元喬京師人也字子遷以画仕甲疾吉保見物
茂卿受王李古文辭既去以居赤羽自號南郭生徒
常數百人無一篇出都下莫不傳誦列疾招致以為
榮也蓋人憚純愛元喬也煥圖島山人字東壁仕島
山疾玄中南部人字子和仕守山疾山縣孝孺字次

公仕長門侯皆受葉茂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忠義傳第四十九

卷七十四

史臣曰無忠臣義士諫爭之人國家其能濟乎赴饑
寒就粉齏而不顧唯其義之所有三軍可奪帥匹夫
不可奪志凜凜乎迄今載而不朽也彼當時非名之
求利之貪而爭趨競進若不及也明君之下不為不
多而少奮其節者時使然也奔軍之將亡國之君因
賢士之力活其身藏其死殺其仇者莫不有焉唯其
平居佻成其非而至于斯乎均之救過死難於愛君
一耳夫布衣帶帶之士潔已高行足立當世而拳々
不忘進其言者尤可尚矣

甲君圖長祿内外道絕兵食共置城主與平信昌語
其下曰孰為我告急濱松有鳥井商貞者奮請往信
昌泣曰方一不濟賞子之子如賞子商貞怒曰何言
之疾也今臣為君而不為妻子豹出舉火南山士卒
望之益奮至濱松尾君謂參公曰義士也亦行恐見
獲為募可使者商貞曰臣知空關所它人不能固請
往甲人捕之賒反其言使人拔至城下呼曰參兵三
万尾兵五万已集濱松破甲不過三日甲君釋之商
貞固請死信昌乃与其子也

上林政重丹波上林人也元龜中仕參有戰功同渡
邊守細為駿府令神祖遷江都居政重守治村茶園
刺和京洛之變迨代會津屬以騎十三卒什之筑前
侯攻伏見知政重在城中欲出之伏見守元忠曰子
今無君臣之義可行政重慷慨曰遺恩不忠也逃難
不義也与其不忠不義毋寧鬪死以其屬登禪走敵
死子政信為守治代官

圖田元次者事松平康重為家丞慶長六年徵為伏
見衛与万石之邑一元次日貧地棄君不義也朝廷
雖乏人安用不義之人固辭不受上義之拜為大和
守命神尾守世養元次弟元勝使仕朝為備前守

石田三成僧慧瓊譜六角義卿奪其邑三成敗慧瓊
璽于六條義卿故臣北村樂鎮道吏捕之吏賞之丑
十金樂鎮曰我為君報仇何用賞為有司曰子報君
之讎有司賞告者不可一廢樂鎮乃受盡用賑鄉里
僧龍岳者不知何處人專慧瓊于東福寺慧瓊誅掛
首立條市龍岳合眾欲奪其首眾不聽乃怒大罵獨
行盜其首焚焉不復歸東福寺諸侯聞其居紫野尊
祿聘之却不受後如江都居小石川其寺名祥雲
追藤政次勢人也黑田勘十郎倫人也共事倫侯秀
家備兵万二千敗于關原詔政次等曰我死于此我

恨不用正成等之言而至此政次止之曰大阪猶存
非可死之時從者丑人陽為退北入山中卧荆棘中
倫侯渴甚政次走求水浸紙將熅聞眾喧呼以為侯
遭害共死無為狩汗不忍至前所獨侯在扶之行侯
曰子去我不能行真之至農家主人曰吏求倫侯急
速去勿見擒政次日不食三日一步不可唯子死生
之主人乃伏屋後坑夜半予粥曰數食不可多從是
夫妻交食之僮僕無知者西尾光教使人圍其家拒
而不出政次如飯見夫人身之二十金政次以為
侯遭害與為共死持金去足買田宅懷金將去以為

我位卑祿薄亦非有奮故然庶以我為命不可去至
舉二十金與主人以庶如阪使一舟子與勘送庶于
薩身持小刀請本多忠勝曰勘燒尸葬骨高野寡君
使亡臣獻此于足下以為八郎贖死上驚以政次鄉
年政次復主人田宅世之無所預久之薩庶朝上知
政次全倫庶薩庶請勘歸國
米村權右衛門奴也事大野治長以謹慎拙居諸士
之列迨如結城唯權從關原之戰以斬倫驍將著名
遂為家政乙卯使詣中軍會城燒吏程樞束縛權具
刀鉅于前問伏貨處權曰治長雖事不成哉負成敗
之責懷存亡之慮勝則封大國不勝則身首不相保
豈有積貯者哉且賊屠為誰盡貨有則不待考樞神
祖聞之歎曰安使義直等得如此士而輔之哉故仕
淺野長治、長有女權事之如事主病死積薪燒其
死權女悲不自勝見火起赴之死
耶禮起島原庶使野村治右日受事于大將治又善
戰御史貞清再遺書稱之賊平佐藤瀨兵操三百金
如江都途中聞庶賜死還納金京兆京兆尹義之以
其金與瀨、退喜見于色尹悔之使人觀之盡持如
紫野餘僧為其君祈浮屠庶之死無敢收葬者治詣

府請其死葬于金地院於是二都莫不聞其名前大
將之子重矩台治款族秀就台瀨
木主稅世業猿舞喜多左京身也主稅号為善舞
憲宗感好猿舞徵為親信賞賜日累千金或至其家
見母与妻主稅於是思効死報上之恩見上曰益淫
急政專任柳沢吉保稻垣重富所進用賞罰咸决二
子阿諛者貴而忠盡日疎屢乞間言事上益不憚主
稅見其如此欲強諫悟上之意將入直与訣妻子而
後出意在子殺身盡言上亦知而不召見會中秋置
酒張宴近臣皆侍上起入内者數色益悅主稅乃當

道叩頭諫曰良樂苦于口而利于病金言逆于耳而
利于行上幸察臣狂瞽之心焉夫匹夫長于一家則
猶知自重也今天下万姓繫繫上之一身上之一身
豈不至重哉然上無自重之意飲酒過度好内無節
用心匹夫之不若也臣所以日夜為之歎息一也上
荒遊藝不省朝廷行事姦邪之臣專斷大政有善婦
已有惡婦上庶政日隳廢事日廢臣所以日夜為之
歎息二也上又以為天下又安黎民懷德不知祖宗
之業殆隋乎今日德川之流將竭于未時并逐諫臣
援引諛臣以為歡樂是臣所以潛涕泣不已也上縱

不聽臣言其忍棄二祖之訓哉威怒自不知進前上
亦怒不應斜行過之主稅乃因持上之裾曰上不聽
臣之言願賜死于前莫使臣見德川氏之衰也遂不
言左右郎中曳出主稅之歸家為死之具以待使
者至少頃上使親信如主稅之家曰上深憶公之言
公誠忠臣也然亦持不可請開平於衆中辱上非所
以示人臣也公暫遠徙俟上之命明日同妻子徙高
崎後將召之會其厥代

醉未嘗不改容謝親信有三村右近者言侯曰宇侍
願少留意侯乃怒曰宇老人也故強寬之耳汝弱妄
言不得比宇立斬之曰以是勸酒宇乃進曰左右有
罪當下有司之奏當報可如何屈于乘之重下為
屠者之事君之所親殺者咸不當死况右近犯死敢
言縱不能容豈忍誅之哉從今後欲有言者皆以右
近為誠則忠臣日遠按者益進君之誰治甲哉且臣
聞大宗每省獄辭自誠曰政不修與教不至與天之
降亡何日無有務求可活之理而出之是君之所親
見聞也今親殺左右督御朝夕所押愛者曰以是勸

酒豈人之情哉右近妻子聞右近死投地擗膺恨不
與之共死而君曾不之省豈人之心哉人而無人之
心不獸畜之類哉且人孰無過而不改謂之過君
若聽臣之言改其行右近及前死者以死格君之心
雖死猶生願君留意臣之言庶怒叱之曰汝以我比
禽獸汝速行不再亦殺汝字曰臣固分死君不許臣
不敢去庶乃與前之力斬之後飲稍多則字朝服
在側如將諫者止則去矣因是少止其飲曰字不為
身死而遺救過也雖古人所未聞也建廟祀焉使傳
父抱世子往禮焉世子後以甲族入承大位是為文

宗聞字忠誠嘗于金石改造廟上野西

親衛將牧野嘉成被護杜門三年不得出舍人橫溝
豐長以為君之宗族朋友無為一言作啓潛出詣侍
中吉保云々不受歸家自殺死嘉成不知何故以上
有侍中之名不敢開見使同僚上之上三赦嘉成出
之

長崎多奇節非長崎多奇節人生常聞立身行道之
節而習身性成也習身性成而有文以傳之其聞于
世亦於斯有浦上七左者幼為人奴長還家養老母
死會前主人翁老無子不能為產業七築室居焉

事如其家時既死葬如葬其母日。往掃墓十餘
年不有一日懈。幼時主母親梳其髮。於是不忍易以
成人之飾。長崎寺河野通定善其節。賞銀十錠。補里
正。兼諏訪修祠。有布了心者。買沈香于閩人。中有石
豆。價無貲了心。訪其主。還之。其主高其節。請館其家。
諺曰。館閩人富十世了心。不可曰。民有一婢一奴。足
代其勞。而不堪其煩也。且何奪人自與。病無事。女子先
令薄葬。以財產分于奴婢。有鳴原市左者。雪行得銀
三囊。訪主。還之。与其半。不受。高未。侯。辟為館。守。又有
一人出得遺金。其父曰。我幸人之禍人。亦幸我之禍。
是以銀招福也。舉以還其主。有西吉大者。如勢州。得
遺金。無封題。所過記市門。其主蹤跡。至小倉吉。舉囊
与之。如兒。重。負有僧義觀者。為福濟寺主。浴。偶火。自
浴室起。義觀曰。此我罪也。跌坐不起。眾僧扶出。竟焚
死。有小孫。画水者。人以其好酒。号曰淵明。延室中。年
饑。有僧給粥。画水。義不受。浮屠之食。特受朋友之贖。
曰。朋友有通財之義也。它年。老。無相報之日。其死命
也。久之。朋友之饋。不至。據書案死。凡此數人之行。士
大夫。談仁義者。所不能為也。嗟乎。亦有愧仁義而不
言者。可勝道哉。

元祿末赤穂侯長矩与吉良義央有隙殺義央不克
賜死赤穂相大石良雄得死士四十六人襲斬義央
首祭其君墓上義之置諸肥後松山長府固崎之邸
將釋之有司以義央子見為米澤侯若宥良雄等恐
其生變乃勅赤穂侯犯罪死法赤穂相以下四十七
人誣義央為仇相結合衆動干戈于輦轂之下而殘
貴重之臣大逆無道臣等請盡賜死其子男從大島
願留為浮屠者穂之上可之初赤穂侯之死也舍人
堀部金丸奥田重威欲襲義央邸中無應之者馳如
赤穂片岡高房儀具正久曰必早報仇。老若其死
何良雄曰君之弟在江都若我輩獨為之謂公子何
且恐禍其身仇死其子在焉子始待焉既立野蔭芦
森侯率衆取赤穂良雄集衆詎諸臣不能刺及于離
之腹中必死其守衆始輕良雄不事。於是大異之
曰諾退皆逃散止者百餘人宗國執侯使。命良雄
等致城二侯良雄如山科私貸財大富与京師少年
往來遊于市縱淫標蒲白日擁妓女行于郊野之間
觀者唾之不措然内陰結立約束期至江都至江都
者不能半會侯之弟奪也乃決策死仇吉田兼良原
元辰佐良雄合謀刃最高變姓名居市巷刺知仇家

之事神崎則休事赤穂四年身前原宗房賣菜仇家
仇好茶大高忠雄為富商好茶因緣知其意而無備
矢頭長助病不從遣子教兼汝奴事大石子良雄見
其幼欲不以行教兼憤將死良雄乃許庵人三村包
常曰君以臣為賤不與盟臣一耳豈有貴而死賤而
不死之哉良雄乃許子盟夜半襲仇之家莫拒之者
求之不得仇間充延子充興聞炭舍之中有聲發之
擊殺二人身武林隆重俱殺仇義共高房奴曰元助
始終不離高房期已定伴怒逐之至殺仇元助並橋
至人、斬之而行富森正因母事之日自殺送行

小野寺秀知妻聞夫與其子皆死自殺於四十七人
中寺阪身右以使如廣嶋免死前是橋本平左聞誼
賜死剝膚死當野重實告變赤穂道過母之喪曰我
不以私廢公一哭而去既還持母之喪方如江都其
父重利事代官家不許焉曰汝不生還也我不汝愛
亦不自愛但恐累我君我愛我君猶汝愛汝君重實
乃東面刎頸死重利不發喪曰仇知傷義士之事更
已殺良雄等知身不知咸憫焉前後報主君之仇者
罕聞矣復父兄妻子及宗族無後者之仇往、而在

焉

共女環子詔我憲宗時有谷口一齋者上書言國家
宜改削度欲改削度必當新民耳目欲新民耳目必
當遷都遷都宜居鑄倉西北其地極美太宰純稱善
今無傳之者

山下廣內亦不知何處人居江都學北越兵法為人
激厲奮發常憂天下之事德宗自紀入承大位稱爲
英雄主兆民刮目望其爲政立七年命天下令言使
宜事佐善元熙山下廣內等五人上書言事廣內曰
臣聞人君舉事一當則普天蒙其德億兆仰其仁出
言一善則率土化其德万世頌其威有君舉事不當

出言不善則反是不可不慎也今上右文左武上修
神祖之業下安黎元之心苞苴不行輕佻不進勉爲
官擇其才仁德不殺人_不費財使吏不得爲姦紀未
之臣不以舊故之故_不躡等用之此皆威德之事也嘗
宮室不越舊武職之吏不得買襲_不衛河之也_不得私
立防奴婢不得相保累主凡在官雖卑賤道使言事
此皆善言之發也臣惟人君有一於此足爲賢明主
垂法後世况兼此數者耶上又切恐官長壅蔽化不
下行廣布耳目採聽風謠一事一言必關聖聽不待
臣等草莽之間之言然臣竊以爲吏愛其祿官畏其

長忌諱不以實上聞不若臣之無意其際臣是以陳
款之愚不遺也以冀有補力一也上之於政臣以
為勤矣然膏沃不示于民仁聲不徧于時者何也上
之所恃御下慮智思辨不依君子之大道也是故勉
而無益勞而無功今臣以所見聞粗言其故焉前某
日令假財及貸之者無理民見令出以為德政也後
某日令非德政夫所謂德政者損富益貧富人雖無
故失財非常所行又出積貯而收十一不失其業夫
富人之殖財也忍饑寒冒辛苦息慮積歲月而後
得之豈不至難得哉夫舉至難得之貨而寄諸不可

信之人者恃令長之急其獄也今出令曰無理無食
者無以逮秋無衣者無以待索有穀者坐食良視其日
盡有財者徒糜視其日耗是貧富困失其業也吏不
知令之不便不可為吏知而不多不可事上也是朝
無忠獻之臣之所以為上憂一也列侯以下貧成仰
給賈人方其有求洗爵獻酬分庭抗禮以是朝覲以
是聘享以是供役以是婚嫁以是養士以是撫民無
不資其力逮其減產失資曾無之恤曾無之墮坐視
其凍餒道路也至扶老負幼遮駕守門相笑之不省
此諸侯以下無有廉耻無廉耻何以事上臣所以為

上憂二也近者改鑄金錢利歸于上害加諸侯有司
以為得計不知上之憂無惜乎諸侯之貧諸侯益貧
不得養衆如今供役遺戍雇而遺之夫雇者安以一
日之直易百年之命梓有盜賊之亂不潰何為此上
以諸侯為困諸侯存亡命之夫事上臣所以為上憂
三也今年士大夫當受米大倉者量給其直而賤于
市售又於百石停以金蓋上憂士大夫奢侈而欲懲
而自節儉而自厲又欲積貯備軍國之急也夫士大
夫知上之憂勞如此而自改者有幾也大率心怨不
言歸咎有司已當得米者與米當得金者與金與之

無謬其期仍恐怨謫時興以若所為求其自節自儉
不可得也此有司希旨循行培下之怨臣所以為上
憂四也上以紀之政待宰臣以諸侯之政事上
上下下相得以為治道在此夫治國不與治天下同治
國者貴貨治天下者貴穀何則諸侯可糴四隣救國
之急也至治天下不然告糴不足賑其民亦兼救諸
侯之急也上貴穀則民務農民務農則穀不可勝食
穀不可勝食則天下不足治也夫農不勤則穀不滋
于天下貨雖不聚財不耗于天下也夫豐臣氏之暴
尚再散其財知長于天下者無事於財也夫一富人

積貯物或跳躍况刀乘之主而為權利哉嗟峨帝曰
饑寒之年雖良民自然不免犯法其罪在朕行政今
上貴財不慮天下有水旱之灾此道民于饑寒陷民
于罔罟臣所以為上憂五也上以好田為名而妨民
之業鳥獸傷稼不得驅除一日駕出十日廢耕以為
驩樂則有樂於此以為講武則不若教習此上費精
神下妨本業臣所以為上憂六也上之所好下必已
甚上積貨而民無出借上賤穀而民無困倉貯粟孤
獨流離道路夏麥秋禾亦失天時此常年有饑饉之
勢凶年無賑恤之積臣所以為上憂七也凡此七事

天下咸知傷於仁厚而害于國家而未聞在位者一
有所陳列臣尤所以歎息深歛也又上務裁抑什遠
諸術者臣意今之治天下者士農工商為經神佛儒
醫為緯若夫廢一則民聽惑焉凡諸奉祭祀之等願
勿更變罟不鏤金玉衣不曳錦繡雖古昔威德之事
以今觀之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不必禁其糜于財
也天地生財不消不息不消一消一息天地之
道不必惜其棄于地也臣竊意此非崇儉之本可富
天下也世又以井沃龍明君家訓為上之所撰臣獨
以為非也何則龍平生所言國家武備不若明清之

語在其中也其起論在龍則可在上則有甚不可臣
以世所稱竊為上愧之臣竊意上所資者慮知思辨
已其道足以循身而不足以臨天下子百姓焉上之
用意至深而學習不足此其所以為敵也今有道于
斯聰明睿知必得其用百官罄其力而民服其德謂
之要門咸上之所知而不俟臣之言也然學有淺深
傳有精粗性有信疑臣所以執為堯之言陳狂瞽之
忠冒斧鉞之誅者以是也唯明主幸留意焉蓋廣內
聞上本受北越兵法故其言及此所謂要門者北越
之兵法也其中極有可採者故粗載其論上乃命江
都令台賜銀二十錠長田山城雅嚮異能之士聞廣
內言事不報招致客之後元文中有上書言有司姦
者語在德宗事中



淡其其少也古者論... 此乃... 淡其其少也古者論... 此乃... 淡其其少也古者論... 此乃...

